连接AI时代“数字生命线”

长飞光纤市场份额连续十年全球第一

“光谷七星”探访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真真
通讯员 柳青

5月25日,走进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飞”)武汉生产基地,爬上约30米高的拉丝塔,只见一根碗口粗的光纤预制棒,其底部在超过2000℃的高温炉中熔化,被牵引拉制成仅为头发丝直径1/10的光纤。

拉丝速度高达每分钟数千米,一卷卷光纤如银线般倾泻而下。叉车往来穿梭,将刚下线的产品迅速运往发货区,交付全球各地。

随着AI大模型训练从千卡集群迈向万卡、十万卡时代,算力互联对光纤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仅在2月份,中国光纤出口额就达7.9亿元,同比增长126.8%;3月光纤光缆出口额达2.4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6.88亿元),同比暴增263.84%,出口均价同比上涨204.32%。

“从春节到现在,各基地生产线保持满产,机器不停、人员轮转,全力响应交付使命。”长飞生产负责人介绍。公司旗下印尼、南非、巴西等海外基地同样开足马力,海内外协同交付。

自2016年起,长飞在光纤预制棒、光纤、光缆等领域的市场份额连续10年稳居全球第一,理所当然成为这场全球抢购潮中的核心供应方。

长飞所铺设的,恰是眼下AI时代的“数字生命线”。

长飞光纤光缆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员工在仔细检查、测试即将出厂的多模光纤。(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魏铼 摄)

让光在空气中“跑”得更快

在展厅C位,一段中空的光纤截面模型吸引众人目光——这是长飞自主研发的空芯光纤。

“光在空气中比在玻璃里跑得快。”长飞执行董事兼总裁庄丹介绍,传统实芯光纤以玻璃为传输介质,而空芯光纤能让光信号在真空里跑,接近光速,比传统光纤快了47%,信号衰减值低至0.04dB/km的全球纪录,意味着信号跨越数千公里后依然清晰如初,特别适合AI智算中心百公里级高速互联。

目前,长飞单根空芯光纤已实现拉丝长度91公里,全球领先,并构建起从光纤预制棒制备、拉丝涂覆到成缆测试的完整产业链。去年,公司助力中国三大运营商完成各自全球首条空芯光纤商用线路部署,其中广东至香港的100公里项目是全球最长距离的空芯光纤商用案例。今年,长飞计划联合全球运营商与云服务商推动超过50个商用及试点项目落地。

构筑算力枢纽“超级动脉”

如果说空芯光纤指向未来,那当下支撑全球AI基建狂潮的,是长飞早已规模化部署的“主力军团”。

AI时代,传输速率最为关键。在G.654.E光纤专用产线,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看到这种被誉为全球AI算力枢纽的“黄金媒介”的光纤,正源源不断下线。这种在长距离骨干与算力互联场景中应用的光纤,构筑起全球AI算力枢纽的“超级动脉”。

截至目前,长飞G.654.E光纤累计部署量已超百万芯公里,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国内运营商骨干网,以及多个海外国家级干线项目,均采用其作为核心传输介质。

面对海量并行数据流,长飞多芯光纤则打开了另一条“超车道”。通过在一根光纤中集成最多38根独立纤芯,单根光纤容量同倍扩充,开启Ebit/s级的“数字超车道”。

拓宽数据“跨海大桥”

除了拓宽陆地数据的“高速路”,长飞还将传输通道延伸至广袤的海洋。

在展厅另一侧,一段截面如成人小臂粗的海底光缆颇让人震撼。“这是跨洋智算互联的‘跨海大桥’。”庄丹介绍。长飞旗下长飞海洋公司已具备连续性、大长度、高稳定性海底光缆生产能力,单管最大芯数达144芯、单段最长100公里稳定交付,成为全球极少数能够提供完整海底湿端产品及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之一。

据CRU预计,到2027年,全球数据中心光纤需求将占光纤总需求的约21%,而2024年这一比例只有7%。

“现在全球都在抢高端光纤,我们现在和未来能稳住供应,靠的是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和全球化布局。”庄丹表示。从光纤预制棒到光纤、光缆,再到光模块、海缆,长飞构建起完整的光通信产业链。同时,公司在海外7个国家建设了9座生产基地,业务触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北美扩建数据中心,还是东南亚国家升级数字基建,长飞都能就近响应、快速交付。

2025年,长飞营收142.5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海外业务收入60.9亿元,同比大增47.8%,占总营收比重超四成。2026年一季度,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暴增226.4%。

汉南长江大桥两岸主塔同步封顶

未来汉南至嘉鱼:过江就像过条街

湖北日报讯 (记者戴辉、张灿、汪洋、杨文漪、通讯员黄珊、王微、李元龙)5月26日,武汉长江上游上空捷报传来——由武汉城发集团所属交投集团汉南桥公司投资,中铁大桥局、中交路建承建的汉南长江大桥,南北两岸主塔同步顺利封顶,标志着这座湖北省最大跨径双主缆八车道悬索桥建设取得关键性节点突破,为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加速成环奠定坚实基础。

在长江嘉鱼、汉南两岸,两座主塔隔江对望、气势恢宏。在嘉鱼县南岸,乘坐电梯登上主塔只要5分钟。本次封顶的南北主塔高度分别为230.5米、228.5米,两座主塔为何有两米的“落差”?主要是桥址的南岸地势高两米,最后封顶时,两岸的主塔地面标高是一致的。

主塔全面封顶后,大桥将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重点推进猫道架设、主缆索股牵引、钢箱梁吊装等关键工序,向着2028年建成通车目标稳步迈进。现在从汉南到嘉鱼,开车要花一个半小时。大桥通车后,一脚油门,只要5分钟,过江就像过条街!

汉南长江大桥是湖北省第44座长江大桥、武汉第13座长江大桥、咸宁第3座长江大桥,列入《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规划(2020—2035年)》重点建设项目,属于国家高速公路网G9906武汉都市圈环线关键性控制性工程。大桥为主跨1600米双塔单跨钢箱梁悬索桥,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是服务湖北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支撑武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的骨干跨江通道。

湖北建成和在建的44座长江大桥主要分布在黄冈、鄂州、武汉、咸宁、荆州、宜昌和恩施区域,以造型优美的斜拉桥和悬索桥为主,其中燕矶、李埠、观音寺、枝江等长江大桥为世界级大桥,跨度和建造技术在世界领先。

(上接第1版)苹果、谷歌等众多改变世界的科技公司,都是在硅谷的车库里诞生。车库文化,也被视作硅谷精神。

方体泓的地铺,颇有点“车库精神”的意味。孵化器空间里,桌子上、地面上,到处都是机器人的各种零件、图纸。

“你看,这个是我们目前主攻的方向之一,智能一体化磁吸模块。”方体泓兴奋地说。

一个600克重的磁吸模块,能吸住100公斤的东西。装上它,机器人能爬墙、能越障、能运货,可以在复杂钢结构上干活,比如船舶清洗、高货架消防、桥梁检修等。这些活,又苦又累又危险,人工不好干,普通机器人也干不好。

“人工智能迭代太快,新算法每周都在出,我们必须要抓紧。”他说,视觉识别、决策算法、运动控制,每个模块都要自己写代码,没有现成方案。一些问题,老师也有教不了的时候,就借助AI和论文,想办法琢磨,动手一遍遍试错。

没有学分考核,没有老师出题,也没有像样的实验室。但这群大一、大二的“技术极客”,做实验到凌晨三四点是常事,困了就直接睡地铺。“宿舍在学校另一头,太远了,浪费时间。”方体泓说。

HUST HRT团队的智能磁吸技术,共申请了30多项专利。年初,广东一家企业跑来签了订单,将该技术用于锂电高货架的消防应急。

截至目前,团队已签下超百万元订单,并得到多家机构超千万元的融资意向,预计年内将创立公司。

无论是硅谷精神,还是光谷精神,都有着同样的精神内核:鼓励冒险、宽容失败。正如方体泓所说:“赢了继续努力,输了从头再来。”

开一家像苹果、特斯拉那样的公司

方体泓问AI,自己能算优秀吗?

豆包说他“万里挑一”。他笑了笑,没当回事。

“我在技术上有短板。算法弱一点,硬件原理也弱一点。我是做机械出身的。”他说这话时很认真,像在做技术复盘,“还不够好,还差很多。”

HUST HRT团队里,20岁的“牛人”不少。机械学院学生彭恩磊工程功底扎实,硬件调试与优化能力突出,工程实操水平比肩研究生。陈思睿在全国本科生中第一个把连续纤维打印技术用在机器人机身上。

“也许你们这个团队里,会诞生未来的雷军或王兴兴。”

聊到这个话题时,方体泓却有些不以为然:“每一个想改变世界的人,都不想成为任何人。”他说,自己现在想做的具体的事,就是研究特种机器人,并让它们能够实现工业应用。

“如果非要有一个人生目标的话,我希望能创办一家像苹果、特斯拉那样的公司,做出颠覆性的产品,用科技改变生活、改变世界。”

说这话的时候,方体泓坐在地垫上,旁边是散落一地的机器人零件,和吃了一半的外卖。

他抬头晃了下脖子,然后又埋下头,继续沉浸在他的机器人世界。

“15—35岁的技术注定改变世界”

英国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曾提出充满幽默感的“科技三定律”:“所有在我出生之前发明出来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所有在我15—35岁之间发明的东西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所有在我35岁之后的发明都是反人类的。”

方体泓们的“横空出世”,并不是湖北的个例,也不是时代的个例。2025年湖北省人工智能认定企业名单中,近三成企业的创始人或联合创始人年龄在35岁以下。

“00后”CEO邴龙志与其他年轻人联合创立的模态跃迁,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不到25岁。公司已成为英伟达生态联盟成员,为武汉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TCL等机构提供技术服务,融资数千万元。

30岁的罗弼文创立数命科技,员工平均年龄不到25岁,数字产品已在全国30余家博物馆上岗。

31岁的华中科大博士赵方率团队独创类脑式AI图像算法,获评“中国光学十大进展”。

21岁的成墨涵,武汉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大三学生,自研“驱控一体器”,团队一年卖出百万元。

29岁的杨鸿城,做人形机器人“小脑”,亦庄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上,半数机器人本体制造商成了他的客户。

在武汉光谷,湖北新生代的创业大潮,在AI应用与机器人的赛道高歌猛进,“90后”与“00后”已成为主力军。

他们同样信奉,“15—35岁的技术注定改变世界”。

不过,年龄有时候也会带来困扰。“每次谈融资的时候,投资人看到我们年纪这么小,总会愣一下,把PPT翻到技术架构那一页,让我从头讲起。”方体泓说,直到“验货”后,投资人才会放下那颗悬着的心说:“放手去做吧。”

党员干部深夜打手电巡河、巡村

灯火照太平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董凤龙
通讯员 程仁涛 高晓涵 刘冬

夜幕刚落,随州广水市太平镇沿河街的路灯便次第亮起。暖黄的光晕一层层铺展开来,漫过湿漉漉的路面,漫过河堤栏杆,将方才还被昏暗雨云压得低沉的街道,轻轻揽进一片安宁里。

暴雨停了,河水还在镇上的行洪通道里奔涌。

岸上的光,稳稳地落在水面,随波摇晃,倒映着岸边的身影。

广水市副市长李鸿昌和太平镇党委书记余华站在镇里的行洪通道旁,目光紧盯着桥下湍急的水流。余华的雨靴裹满湿泥,手里的强光手电一按,一道雪亮的光柱劈开夜色,直直打在桥洞上。

“看那道水印。”她指向桥洞上沿一道深褐痕迹,紧绷的眉头微微舒展,“今天雨最大时,水面几乎贴住桥洞,现在退了二十厘米,还在往下落。”

“水位还在降,但今晚不能松劲。”顺着手电的光望去,李鸿昌说道。

此刻,是2026年5月25日晚上8点。

几个小时前,这里还是争分夺秒的战场。当天凌晨3点,广水降下暴雨,太平镇镇村干部全员行动,天未亮便抵达河堤、隐患点,逐段排查、逐处守险,与上涨的水位赛跑。

余华的脚步踏实了许多。她沿着河边步道往前走,路面平坦干爽,路灯把积水照得发亮。一侧是静谧的民居,另一侧,白天漫上来的洪水正顺着拓宽的行洪通道,乖乖汇入应山河。

“搁三年前,这场雨根本不敢想。”她蹲下身,指尖比到小腿处,“我刚调来那年,镇政府院子淹水,一楼直接漫到这里。”

太平镇位于广水最下游,应山河、广水河、阳家细河三水交汇于此。山上下来的水,全靠七八条窄沟渠排泄,后来民房越建越多,沟渠被堵,只剩一条不足两米宽的“龙须沟”。逢雨必淹,老百姓每年雨季都提心吊胆,无奈地猜“今年这水要淹到脚脖子还是大腿”。

2023年,镇里下定决心啃硬骨头——将窄沟拓宽改造成1.9公里长、最宽处13米的行洪通道。“改造完到现在,镇里再没积过一滴水。”余华拍着栏杆,望着满街灯火,语气笃定。

步道尽头,太平社区里“老潘副食干鲜店”的灯牌格外醒目。50多岁的潘世宏正慢悠悠清点货物。这家店在老街开了三十多年,水情深浅,他最有发言权。

“往年下这种雨,我哪能这么安生?”他指着对面路口,“以前下二三十毫米雨,全家就得连夜搬沙袋堵门,觉都不敢睡。”

“你看今天这么大的雨,街上干干爽爽。”潘世宏笑着说,“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不仅仅是镇中心,这份踏实也蔓延到更广阔的村落。

晚上9点,在七里冲村,村党支部副书记樊银喜手里电筒射出的光束正在应山河桥头闪动。

没有沿街路灯,村里的“灯火”是流动的——几十名下沉干部、值守人员的手电光束,在田埂、河边织成一张守护网。

“早上5点多,书记一个电话把我叫起来。6点钟我们全员就在田埂和河道边盯着了。”樊银喜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水珠,声音在空旷的夜里显得格外洪亮。

他拿手电扫过前方的漫水桥,桥上仍有水流,车辆仍不能通行。“今晚我们通宵值守,实行定岗定位。确保万无一失。”

晚上10点,群益村村民李云熿家依然亮着灯,他走出院子,站在门口查看水位消退情况。

这里离应山河不到200米,1996年的一场洪水冲塌了村里几十间民房,是李云熿和村里人抹不去的阴影。

今天白天,村干部挨家挨户敲门,嘱咐他们把贵重物品搬到二楼,随时准备撤离。到了傍晚,大喇叭里又传来水情平稳、暂缓转移的通知。

河堤上,几个微弱却异常坚定的手电光源正在来回巡视。那是值班的村干部在做夜间排查。

“水位一直在下降,不用担心了。”看着李云熿仍站在家门口,村党支部书记李亮亮向他喊去。

夜深了,河水声渐渐平缓。

太平镇也进入梦乡,只有街上的路灯、商铺的霓虹、值守人员的手电光,还“醒”着。三种光,一种暖,静静地护着这片夜色。

这点点灯火照亮的,已不是受水患侵扰的街道,而是老百姓心底那份踏踏实实的“太平”——风平,浪静,家安。寻常,却最珍贵。

腾出焕新厂房 襄阳大姐免费招待外地麦客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魏鹏
通讯员 张雪飞 李书梦

5月24日午后,襄阳市襄州区古驿镇李岗村村民吴小英,开始收拾整理厂区办公楼二楼的木板床。当天,大部分在此休息过夜的外地麦客陆续离开。

“来我们古驿镇收麦子的外地收割机师傅,都可以把车停在我们厂区里,晚上睡在办公楼里。水电全免、能洗澡、有燃气,能睡个安稳觉。”5月19日,吴小英在个人账号发布的这条“邀约”短视频爆火,数千条留言、问询纷至沓来。

“19日刷到吴大姐的视频,像吃了定心丸,马上动身出发。”山东聊城的麦客李兰朋说,吴小英在留言里回复自己说,襄州区古驿镇目前需要大量麦客支援收麦,来了有活干,晚上可以睡在她的厂区大院里。

当晚,他拉上几个老乡,3台车,6个人,从聊城出发,第二天上午抵达古驿镇。

5月20日至23日,来自山东、江苏、河北、陕西、河南等地的100余名麦客、60余台收割机相继入驻“麦客驿站”,为古驿镇抢抓窗口期、打赢“雨口夺粮”硬仗注入了重要的外援力量。

这番贴心喊话的背后,是一段恰逢其时的暖心故事。

2015年前后,吴小英与丈夫也曾是辗转全国的麦客,深知农机手风餐露宿、漂泊在外的艰辛。“窝在车里睡非常难受,还被偷过钱、油和电瓶,所以我能感同身受。”她说。

如今,她已在家乡流转千亩土地,种植小麦和南瓜,同时探索电商销售、乡村创业等新路径。今年初,她承包了村里一处闲置厂房,包括3座仓库和一栋2层办公楼,计划打造电商基地。

“起初,厂区杂草丛生,仓库的屋顶都是破的。”随后,她开始对厂房顶棚进行翻新。10天前,仓库修葺一新,水电全通,此时恰逢襄州遭遇小麦抢收窗口期。“我很清楚麦客到外地干活挺辛苦,厂房目前又是闲置的,何不给大家提供一处落脚点呢?”

朴实的喊话迅速刷屏全网,她个人抖音、微信视频号累计播放超50万次、互动评论超4000余条。

麦客们落脚期间,吴小英全程贴心服务:她专门搬来数十张木板床,还带来大锅,在仓库里给大家做饭。遇到麦客无法赶回吃饭,她干脆将饭菜送到了麦田里……

“在这里吃得热乎、住得安心,干活更有劲!”李兰朋说,昨日,几名老乡陆续离开,但他还想多留两天,再找些活干。

吴小英的故事,是襄州区服务外地麦客的缩影。上周以来,襄州区各镇开放机关单位等场所,开通农机跨区作业绿色通道,提供机具检修、饮水补给、临时休憩、政策咨询等一站式服务。